

少 年 哥 德

德哥年少



少
年
哥
德

柳無忌編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Less than a generation after appearance of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in 1774 Chinese paintings of Werther and Lotte found their way to Holstein in northern Germany. It is hard to say just how significant this event is as an indication of China's relation to Goethe a century and more ago. Certainly knowledge of Goethe's book had reached China, but no one has ventured to guess the extent of its influence. For five generations Goethe has been on China's horizon, although perhaps only at the edge, but now with the rise of an awakened China a new and deeper interest in Goethe and particularly the young Goethe appears. In its spiritual meaning this interest is symbolic. Here was a man with a marvelous wealth of resources within himself and in his age. Here was a man whose relentless self-discipline finally brought him to leadership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life. China's situation and opportunities resemble those of Goethe. The wealth of China's resources is only vaguely realized. The spirit of the age favor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n every direction. May this now China find a fruition comparable to Goethe's!

Archer Taylor

敍

敍可以是一篇作者自己的廣告，但是牠不像普通書店中的廣告，不能自吹自擂，須得婉婉轉轉的繞幾個灣兒，使讀者由迷途而入勝境。好貨是吃出來看，到了有口皆碑後，無需逢人吹噓；可是新進的貨色却還得聲張一下，鋪排一點，方可招攬來幾個顧客。我知道，這是許多人的習慣，看書必先看敍，次看跋，然後再翻目錄與書的本身。我也知道，這是人的通常性，最初的印像亦就是最深刻的印像，讀者對於一書的好壞在看了敍跋後已有大半的定見。因此，于我自己，做敍時總懷着戒心，說得正經莊重一點似乎太裝着架子，隨便開玩笑一點又有不成體統之嫌，不寫呢，却心頭有話，不得不說。少年

(I)

歌德的書做成了已近一載，敍要待今日始放筆寫下，這正所以表示慎重有道；然而終于最後的一天到了，延無可延，開直了天窗必要說幾句亮話，勢不得不然耳！

我聽說，作家的偉大可以黃金作秤衡的，此語亦頗有幾分道理。

聞耶魯大學圖書館「歌德藏書室」中，有拿破倫大帝翻讀過七遍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珍本；去借，則云書賈索價太昂，校中人不願以巨款購此一書，雖藏在此間多日，現在却已退還原主了。原來太昂兩個字是我加上去的，這書的代價本有個整齊的數目，美金五千元，——好，足夠我在此五六年的用，在中國稍次一等的人家可以子子孫孫吃用不盡。一書而值五千金，則歌德之偉大可知。

又次而論爲什麼我要寫此少年歌德的一書。有很多理由：歌德是個有名的作家；歌德的作品雖在中國已有譯本，但他的生活却尚無系

統的介紹；中國現在的時代，也正如歌德的少年時代一樣，充滿着狂
聽的精神；德國的文藝革命時期後產生了歌德歌鶯，我們中國的新文學
運動成績又當何如，借他邦的人物也許可作自己的照鏡。凡此數者皆可
說得出，吹得起，洋洋有理。但是此地又須轉一個灣，原來我寫此書的
最大理由，乃在「偶然」二字。偶然我學習了德文，偶然我正在校中選
讀了有關歌德的幾科，偶然我對於歌德的作品及其生活發生了很大的
興趣，偶然我又得有暇時來做一些關於歌德的研究，寫一點講到歌德
的文章。于是乎就在去年的夏天，費一假期之功，完成了少年歌德于芝
加哥大學圖書館中。為此而犧牲者，有幾次公園中的散步，湖中的划
船，打五百付，看影戲；更重要的，是喪失了我每日好幾點鐘的睡
覺。不然者，日入而睡，日出而不起，不亦樂乎？

我相信，倘使我德文讀習得高深一些，我決不會有膽量寫此類的

文章。這從我對于英文文學的態度可證明：我愈多讀英文文學，我愈覺得自己知識的淺薄，愈不敢發表什麼言論。這世界中原是有許多東西，為我們的哲學中所未夢想到，莎士比亞畢竟是聰明人，能道得出此條真理。然而我的德文程度本未到家，又仗着有英文的書籍可作後盾，一時的高興，一時的勇敢，頭不後掉而貿然寫成此書問世，曰：沈自沈，浮自浮，我柳無忌不能為汝作廣告也。

是為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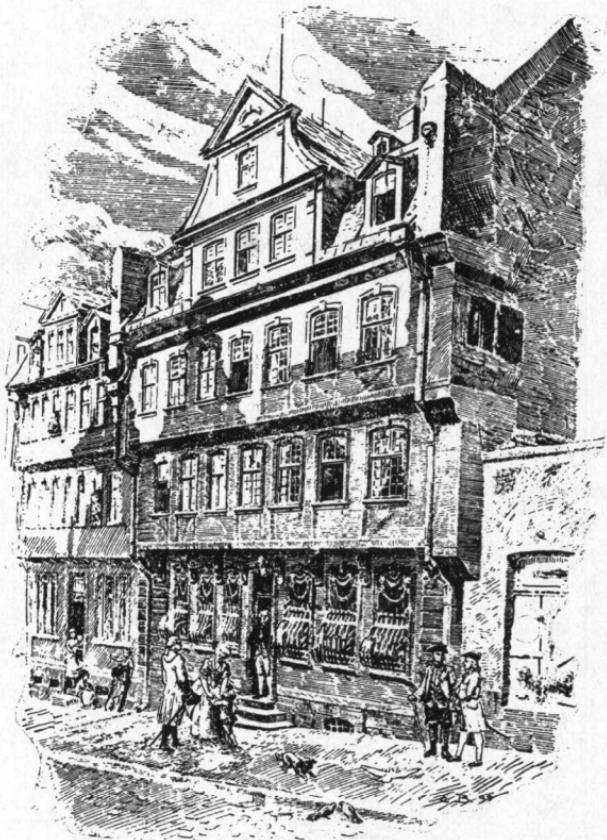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六，一二，于新港。

Ein jeglicher muss seinen Helden wählen,
Dem er die Wege zum Olymp hinauf
Sich nacharbeitet.

~~~~~Goethe's Ophigenie~~~~~



歌德石像



佛郎克堡之歌德家宅



母之德歌



父之德歌



妹之德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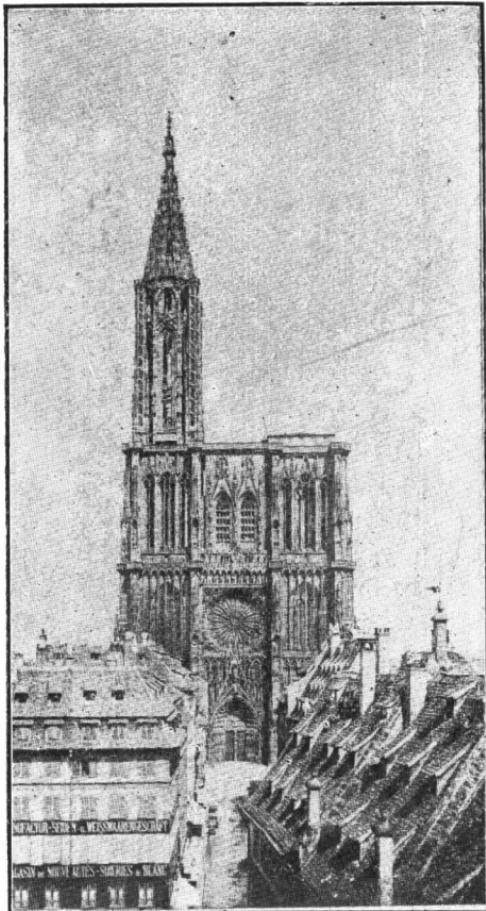
旁車紡在欣脫蘭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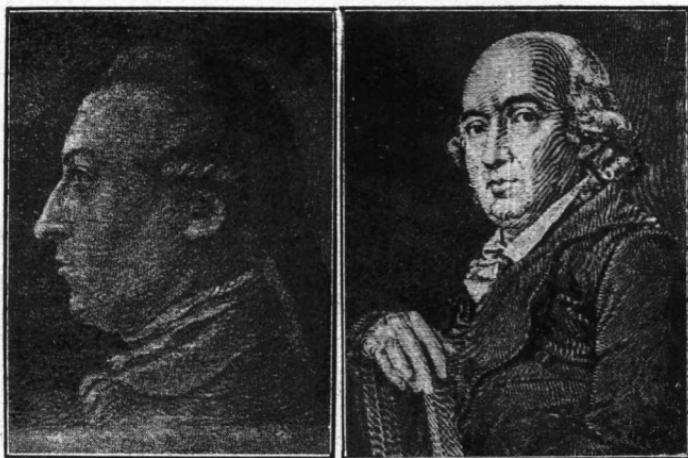
稿 焚 德 歌



姐 小 盤 登 萊 克



許屈史城史教堂



函 鈴 克

段 海



鸞 啟